

唐宋八家鈔卷四目錄

廬陵文上

論選皇子疏

論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臺諫官唐介等劄子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春秋或問二條

朋黨論

縱囚論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外制集序

內制集序

集古錄目序

續思穎詩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計文二十六篇

宋歐陽廬陵三

公名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

今江西吉安府屬

四歲孤母鄭夫人守節自

誓親誨之學嘗以荻畫地教書字少寄居漠東

今湖北隨州

僻陋無學

者家貧無藏書遊州南李姓家於廢書簾中得唐昌黎文集六卷

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心慕其文苦志探索至忘寢食必欲

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南宮第一擢甲科遂以文章冠天

下初調西京推官入朝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

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公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

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久之復校勘知諫院常直杜衍

富弼韓琦范仲淹等時論指為黨人。因為朋黨論以著其畧。遇事多所諫陳。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仁宗嘗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遂知制誥。旋為龍圖閣學士。嗣杜衍等相繼罷去。公上疏切諫。大暢朋黨專權之論。邪黨益忌之。誣以甥女事。左遷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為翰林學士。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競為險怪奇澀之文。公大為排抑。得蘇長公。刑賞忠厚論。欲冠多士。疑為已客曾子固之作。拔置第二。文體由是一趨于正。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蔣之奇又誣以帷薄語。出知亳州。徙蔡州。時公年六十。數被污讒。屢見顛仆。連乞歸。

詔不許及守青州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愈切遂致
仕五年卒時年六十六謚曰文忠公前在滁號醉翁晚自為傳曰
藏書一萬卷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碁一局常置酒一壺以
一翁老此五物間又號為六一居士云公生平與人盡言無所隱
洊登二府歷事三朝仁宗英宗神宗於執政台諫官及士大夫輒面諭可
否詰是非以是怨謗者多然天性剛毅見義必為雖放逐困躓至
于再三而意氣自若也公以文章名世凡歷數郡所求見與言者
惟談吏事嘗謂文章祇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所至寬簡不擾
民皆稱便嘗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公獨平易近人不求赫

赫名而京師愛戴倍至。可謂學道君子矣。其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偉人。如曾子固。王安石。眉山蘇氏父子。兄弟三人。皆所甄拔而推薦者。以故天下翕然宗之。奉詔修唐書。及自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準春秋遺法。龍門扶風後。不再見也。鈔中附置數篇。畧窺一斑。蘇老泉嘗論其文曰。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言其俯仰揖讓。絕世丰神也。然時或感慨唏噓。不勝嗚咽。兼有絕世文情。何其美具難并。與東坡又贊之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嗟乎。自漢以來。五百餘年。而得昌黎以振八代之衰。自唐以後。三百餘年。而得廬陵以革

五季之習夫豈偶然哉。夫公本學韓觀集中記舊本韓文一篇。可以知其素志所存矣。然究與之異。世比肩東坡。謂歐陽子今之韓愈也。不其然乎。宋史論附後。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此是空冒起已
覺委折周至

首段入事正諫
妙將公主出降
作話頭全是以
至情挑動與觸
驚說趙后同意

論選皇子疏

一層

二層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驚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

三層

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

入題

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

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

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

引子妙

以為言今者伏見究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

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

款曲入情

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
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

數語

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

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

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間宴又

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

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遊宴樂也

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

也程曰一篇文字無此一段便枯直看其起波看論處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

次段拓開展局
兩引書史以外
觀內以內之宦
官宮妾觀出太
子而太子未立
則選皇子層折
入妙儲云牽
入外朝固屬文
字客主并可借
端納諷以接上

下之意。

末段收結有正大之議有權宜之方詞愈婉而情愈摯

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

儲之重此層是正論

以曲暢其匡君之術也

方說到國

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沈歸愚曰人臣進言與其折君以理不如動君以情蓋情至則

理存乎其中也。借公主出降。引入見萬幾之暇。無所與親。旋引古帝王未嘗獨處。以天倫之樂欣動之。其言不覺易入也。秦䟽文應以歐公為第一。仁宗崩年止五十。歐公䟽時上春秋正盛而言之無忌諱如此。是為一德之朝。

蔡九霞曰。爭立儲者大都以國本立說。逆料主上之無後。易傷其心。預慮在位之不久。尤撓其怒。入迷途而鮮達人之見。羣情且然。况尊居九五者乎。歐公只以家人之樂動之。而不遽要其立儲。又因公主下降之會言之。而不覺其突善于立說。妙于調停。須看他意愈摯而辭愈婉。誘君者宜知此術。

第一段提綱已
直快未蒙聽允
之由好疑自用
是病根盤據處
爭勝並拒是病
症發露處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
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
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
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
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
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
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

第二段申說引
湯為法戒其勿
自用正以啟其
允聽也前段用
反此段用正

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並力
○臣○四○層○
○剔○出○庸○主○好○諛○之○根○
○應○
○并○力○拒○忠○

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
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
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
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
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
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
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
、重、此、句、
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

以上泛論理勢。
以下接入時事。

第三段跟好疑
自用發論

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人、事、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筆。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應、好、疑、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

第四段跟爭勝
并拒發論

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
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
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
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
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
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
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
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
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遂執中而引用他人

由言者折歸主心苦口曲筆

句一串正見迎合根于主心

應、因、隙、
應、爭、勝、
將、曰、云、云、與、前、以、為、等

第五段將言者
被言者對勘一
番極力提醒大
陣愈變

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
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
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
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
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
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
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
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
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詬○

第六段收局一
一應前仍抱定
好疑自用為主

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儲同人曰：執中已被御史連劾，章奏留中不行，而公繼伸之，此